

· 科技界声音 ·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网站

中国人工造林面积占全球人工造林面积的 73%, 人工林保存面积居全球第一, 但中幼龄林在森林生态系统中占主导地位, 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和生产力低,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近一半的未利用地根本不可能改造成森林或草原。仅 11% 的未利用地尚有转变为森林、草原或湿地的可能, 但这些地方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改造不仅需要巨额投资, 困难很大, 还可能会威胁野生动物的生存。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傅伯杰
《科技日报》[2012-05-06]

2006 年, 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让 RNA 在国内名声大噪, 特别是在癌症研究中, 小 RNA 开始作为诊断的分子生物标记。我刚好这时在做癌症研究, 接触到了小 RNA。大学毕业后, 我到复旦大学进行博士深造, 攻读的专业是结核病。我发现, 结核病存在容易误诊的问题, 当时就想, 能不能把分子生物标记小 RNA 引入到结核病的诊断中去呢

2008 年, 我以“用小 RNA 诊断结核病”的方案申请到盖茨基金会的资助。我认为, 创新并不一定是革命性的。有可能你把另一个领域的东西引到这个领域来, 就会产生一个创新。

——复旦大学博士生 王川
《科技日报》[2012-05-01]

自 2011 年底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消息传出, 立即遭到多方质疑。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忠告: 所有的烟草制品包括“低焦油”卷烟, 都是致命的, 根本就没有安全的卷烟。将院士的桂冠授予“降焦减害带头人”谢剑平, 是一种极其错误

的导向。

据统计, 中国种植了全球 1/3 的烟草, 生产了全球 1/3 的卷烟, 近 10 年我国卷烟产量增加 40%, 烟草已成为威胁中国公民健康的最大“杀手”。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吴宜群
新华网 [2012-05-11]

如果人类再不对环境加以保护, 到 21 世纪末, 世界上 50% 到 90% 的语言将消失。而与这些语言相关的独特文化也将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有工业化色彩的全球性语言和文化。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 Gorenflo
英国 DailyMail [2012-05-07]

美国化学会计划于 2013 年 1 月正式出版一本新期刊——《ACS 可持续化学与工程》, 该期刊仅支持在线出版, 将主要关注生命周期评估、绿色化学、新能源、绿色制造业以及废弃物利用等方面的研究, 新期刊将在快速出版、免除作者费用、在线、灵活投稿平台等方面提供服务。

——《ACS 可持续化学与工程》
首任主编、美国德州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 David Allen
科学网 [2012-05-09]

(古生物学) 认识的进步离不开新材料的发现。为发现新材料, 研究者常常在荒山野岭的地方一待就是几个月。我当学生时, 去云南要坐 3 天 2 夜的火车, 常常是通宵排队买火车票却仍然空手而归。为寻找一块化石, 我们常常对着一块石头——“坐”就是几个星期。运气不好时, 找了几年也可能一无所获, 还可能会受伤甚至丧命, 我就曾经差点被捕兽夹误伤。而遭遇蛇鼠和恶劣天气就都是家常便饭了。对我们来说, 最大的实验室就是野外。我们的成果都是用小锤子, 一锤一锤敲出来的。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朱敏
《人民日报》[2012-05-06]

我们的实验室今年早期遭遇了科学家可能碰到的恶魔, 12 个月的实验付之流水, 因为我们发现从一家生物技术公司购买的化学合成 RNA 链, 推荐的阴性对照并不合适, 这种序列太短了, 导致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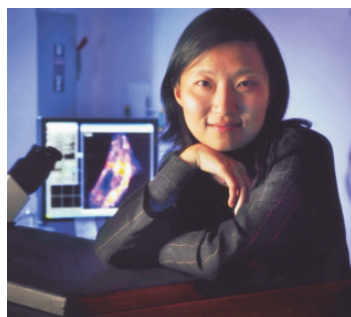
结果无法解析。由于这家公司没有公布关于这种对照更详细的信息, 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多种已知 microRNA 序列分析, 观察其中与长度相关的活性, 来找到偶然差异。

最糟的是实验室长期进行实验的成分属于制造商的保密内容, 因此不能将其化学物质——酶或者试剂的成分详细公布出来, 缺少这部分, 研究人员就只能追逐数据浪费时间。

——英国剑桥研究院李嘉诚中心研究员 Anna Git
英国 Nature [2012-05-05]

生物柴油等传统生物燃料会增加温室气体排放, 而且造价昂贵, 不适合作为替代燃料。不考虑间接影响, 生物燃料的减排成本将达每吨二氧化碳 100—300 欧元。而当前二氧化碳的市场价格仅为 6.14 欧元/吨, 不仅如此, 生物燃料还会带来毁灭森林、草地等间接影响, 实际上增加了碳排放。

——欧盟委员会生物燃料报告作者 David Laborde
《中国科学报》[2012-05-05]



图片来源:人民网

刚开始读博士的时候, 我做得并不突出, 甚至怀疑自己做实验的能力。在进行博士后研究时, 开始与化学、生物学科的合作伙伴一起做一些跟踪分子行为的实验, 但几乎有整整一年时间都是在摸索试探, 什么结果也没做出来。我认为进行科学探索研究, 保持动力是化解困难的方法。在哈佛大学工作以来, 我一周 7 天, 每天都从早上 10:00 工作到半夜 12:00, 除了吃饭和睡觉, 剩下的时间都在工作。我一开始就打定主意, 要选择有难度、有风险的课题, 从来没有想找容易的问题做。

——美国科学院新晋院士、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系教授 庄小威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1-05-10]
(责任编辑 杨书卷)